

2024年德国文学回顾：

永远被美好的事物触动

□ 顾 牧

从2024年德国重要文学奖项的提名和最终获奖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文学创作者的各种探索与突破的尝试，畅销书榜上，除了始终热度不减的惊悚悬疑类作品之外，深入探讨普通人日常生活与内心情感的作品也表现抢眼，凸显了读者对于这类题材的需求。此外，文学作品中对于时代及社会问题的关注也始终不减，充分体现出文学奖项在激发创作灵感、引导与促进公众阅读、促使人们突破认知局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毕希纳文学奖：
奥斯瓦尔德·埃格与多变的自我

奥斯瓦尔德·埃格

2024年，德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大奖毕希纳奖授予了德语作家、画家奥斯瓦尔德·埃格(Oswald Egger)。评选委员会认为埃格的文学创作“是对言说之可能性的探索。他始终致力于对我们这个世界各种内在联系进行更为精准的把握，拓展并超越了文学的界限。语言在这里以行动、声响、纹理、图像、表演等形式出现，他的文本从结构上打破了惯常的解释体系”。对此，自由撰稿人布克哈特·米勒在《南德意志报》上评论说：“诗人奥斯瓦尔德·埃格所要已超出了语言所能，现在，他恰恰凭借这一点获得了毕希纳文学奖。”

奥斯瓦尔德·埃格1963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与奥地利交界处南蒂罗尔自治省的切尔梅斯，1992年毕业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语语言文学和哲学专业，1989年至1998年担任杂志《代理人》(Der Prokurist)编辑，2011年成为德国基尔艺术学院语言与形式学教授，2013年担任波恩大学托马斯·克林特法伦科学讲席教授，2018年，埃格加入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科学与艺术学院。

埃格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大量带有实验性质的诗歌和散文作品。这些作品的一个特点是与自然科学的密切关联，例如植物学和数学，因此，他的创作也常常被称为“写作的自然科学”。不过，这种所谓文学创作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跨界并不应从字面上去理解。

埃格在2010年接受克里斯蒂娜·魏斯采访时曾经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方式：“我找到一些词，使用它们，仿佛它们是一种召唤，一种吁请。比如在早期的作品中，我会将植物名称当作语言材料，但我并不追求植物学意义上的准确，我要的是这些词的指称力。在一次朗读会上，曾经有一位植物学者大为不解地说，我写的这些植物绝对不可能生长在一起。我想，单纯只是依靠知识经常不会有什么收获，我想要的是一朵围绕音节产生的语义的云，我们可以认为其中的共同之处是能够被人看到的。”

发表于2007年的《白虚集》就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这种创作理念。这部诗集中收录了3650首四行诗，这些诗“采用一种独特的、在任何意义上都可谓古怪的语言音乐与声音诗歌，这不但是对文学与音乐边界的挑战，也打破了‘有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界限”。当然，这种试验性的创作对于读者的阅读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为此，苏尔坎普出版社在出版诗集时，还同时附上了由作者亲自朗诵的音频CD，使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也能够听到作者用声音进行的阐释和演绎。

奥地利文学批评家保罗·杨德(Paul Jandl)认为，埃格的诗歌更像是“浪漫派与具象诗”的混合体。他在颁奖仪式上为获奖者所做的致敬词非常精准地总结出了埃格文学创作的独特之处：“读他的书，你会感觉面前出现了一个孤独地穿行在森林中的作家。他跟小草对话，对石头发号施令。在埃格的文字中，不断有人走入大自然，穿行在群山、河谷之间。这些以第一人称出现的人物于身边寻找远方，而远方也借此来到他们身边。所有的一切都显得直截了当，其中的一些景色让我们联想到奥斯瓦尔德·埃格位于南蒂罗尔的家乡，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书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呢？并非如此。但那些又并非谎言。”在杨德看来，埃格的作品中呈现出一个变化多样的自我，“在德语文学中，还没有哪位作家能使自我具有如此的变化广度”。

德国图书奖：
玛蒂娜·赫夫特优雅温柔的叙述

玛蒂娜·赫夫特(Martina Hefter)凭借小说《嗨，早上好，你好吗？》(Hey guten Morgen, wie geht es dir?)将2024年的德国图书奖揽入怀中。评审团这样解释他们的最终选择：“玛蒂娜·赫夫特小说《嗨，早上好，你好吗？》中的女主人公五十多岁，身为表演艺术家的她在莱比锡艰难生活，同时还要照顾身患多发性硬化症的丈夫。在一个个

不眠之夜，她在网络上与一个尼日利亚的爱情骗子聊天，而这个骗子的目标就是她的钱。但问题在于，究竟是谁在利用谁？当数字世界里的游戏与真实情感的之间的界限出乎意料地出现模糊时，又会发生什么？小说以迷人的方式，将令人心力交瘁的日常生活与神话人物和宇宙维度相结合，穿梭在忧伤与狂喜之间，反思信任与欺骗。玛蒂娜·赫夫特用仿佛芭蕾舞般精妙的编排讲述了这一切，使作品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

玛蒂娜·赫夫特1965年出生于德国阿尔高地，自1997年开始生活在莱比锡。作家的经历与小说女主人公的经历有相似之处：玛蒂娜·赫夫特在写作之外，还有一重身份是舞蹈家兼表演艺术家。这样的复合身份充分体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中，在自己的作品里，赫夫特将语言和舞蹈元素结合在一起，风格游走在诗歌、场景描写和小说之间，她还与其他艺术家合作，对自己的许多作品进行改编。目前，赫夫特已发表三部小说、五部诗集，曾于2018年获得慕尼黑诗歌奖，并在2024年8月获得德国文学基金会大奖。

赫夫特为这部小说中的角色选取了两个神话人物的名字：女主人公朱诺和病重的丈夫朱庇特生活在一起。神话故事与现实生活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层面在这两个名字背后重叠在一起，就像是女主人公白天和黑夜中两种不同的生活：白天，她要应付沉重的日常生活，而晚上，她却可以在网络上为自己虚拟出各种身份，扮演她想成为的各种人，说她想说的任何话，而不必考虑后果。不断逃离日常生活的朱诺就这样在网络上与那些想欺骗她钱财的男人玩起亦真亦幻的游戏。小说探讨了人生中的各种欲求，以及何为真，何为假的问题。

赫夫特在《嗨，早上好，你好吗？》中采用的独特叙事方式得到了许多业内人士和同行的好评。例如2020年德国图书奖得主安妮·韦伯(Anna Weber)，她评论说这本书的叙事“像是在走钢丝，但只要叙事的人是玛蒂娜·赫夫特，那就不会出任何事”。《丈量世界》的作者丹尼尔·凯尔曼(Daniel Kehlmann)称其为自己心目中的“年度小说”：“这本书既悲伤又有趣，既优雅又温柔，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的德语小说，这本书讲的是疾病、衰老、孤独、互联网和虚构的美，没有比它更应该获得德国图书奖的作品了。”

入围2024年德国图书奖短名单的另外5部作品分别是马伦·卡莫斯的《兔子散文》，克萊門斯·迈耶尔的《放映机》，荣妮·欧特曼的《第七十四场》，马库斯·蒂尔曼的《雷声自北方滚滚而来》和伊蕾丝·沃尔夫的《林间空地》。评审团发言人娜塔莎·弗洛德光明认为这些作品“以全新的方式探索近代历史的边缘与黑暗，同时也超越了叙事的界限，可谓是伟大的文学冒险。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它们都独一无二”。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4年德国图书奖的上榜名单中，女作家表现十分抢眼，进入长名单的20位作家中，13名为女性，进入最终角逐的6部作品中，也有4部是来自女性作家。

德国图书奖始于2005年，其设立者是成立于1825年的“德国书业协会”。每年，这个奖项都会评选出一定期限内出版的最优秀德语小说。在德语地区大大小小的近6000个文学奖项中，德国图书奖是非常受到媒体及公众关注的重量级奖项。

德国畅销书一览

2024年，畅销书榜常青树塞巴斯蒂安·费策克重回巅峰，凭借《日历女郎》(Das Kalendermädchen)一书斩获榜首，他的另一部作品《邀请》(Die Einladung)上一年排在畅销书榜第二位，此次依然榜上有名，排在第九位。在进入年度榜单前十名的作品中，半数皆为惊悚悬疑类作品，由此可见此类题材在德国畅销书市场所拥有的稳固地位。一些关注普通人内心生活的作品也表现不俗。例如排在榜单第二位的《风力17级》(Windstärke 17)，排在第四位的《倒计时25个夏天》(25 letzte Sommer)。

《风力17级》是出生于1995年的年轻作家卡罗琳·瓦尔发表的第三部小说作品。这部作品可以看作她首部作品《22泳程》(22 Bahnen)的续篇。《22泳程》中跟姐姐还有酗酒的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小伊达成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时隔十年，伊达已经长大成人。《风力17级》从伊达母亲的自杀讲起，在经历了长期身心折磨之后，母亲最终选择了服药自尽。在上一部小说中决定离开家去柏林求学的姐姐蒂尔达有了自己的稳定生活，而长年独自与母亲生活的伊达现在却要突然面对母亲的死亡。内心伤痕累累的伊达拒绝了姐姐的一切帮助，将手机调到飞行模式，在一股冲动之下离开家乡，来到了吕根岛。在那里，她幸运地被善良的酒吧老板克努特和他的妻子玛丽安收留，两人像对待女儿一样，给了伊达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伊达第一次体验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是，心灵受到过创伤的伊达发现自己很难真正融入那样的家庭生活，并且在这里，还有命运的打击与挑战在等着她。

《风力17级》并不是一部轻松愉快的小说，作者非常真实地刻画了伊达的个性，她在与人交往方面的困难，情绪的起伏波动，还有她充满冒险的行为，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倒计时25个夏天》同样是一部关注普通人内心生活的作品。作者斯特凡·舍费尔曾经做过记

者、主编、媒体高管，对于为什么会突然放弃工作，改行写小说，他这样说：“我希望通过写作来给自己的生活一个转机。”斯特凡·舍费尔此前的生活可以说是许多现代职场人士焦头烂额生活方式的写照：“‘快撑不住了’‘事太多了’这样的话，我们在朋友中间、在家里每天都能听到，对这个我是再熟悉不过。我的孩子们晚上也曾经对我说：‘爸爸，你又两眼无神了。’我给他们念故事书的时候，完全心不在焉。”

小说中的主人公过的正是这样一种生活，对他而言，生活就像一张记录着永远做不完的待办事项的单子。在一栋老式农舍的厨房餐桌旁，他与种土豆的农夫卡尔展开了一场关于人生的对话：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而不是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人和事上？我们从哪里找到实现自己梦想的勇气？为什么当我们意识到生命只有一次时，真正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在舍费尔看来，这里所探讨的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那些正在面对‘太多’和永远做不完的待办事项的人，他们过得怎么样？如何从那样的处境中走出来？在我的书中，一切始于与另外一个人发生的交集。我们必须找到某个能够与我们展开对话的人，以便让他看到我们正在做什么，以及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性。”小说中的“我”找到了卡尔，并与卡尔一起回归自然，在短短48小时内，他们成为好朋友，找到了充足的闲暇在森林中漫步，还有足够的时间用于重新开始。对此，舍费尔说：“我们会思考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否今天已经成为那样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而且对我来说也并不难回答，我感觉，这些年我已经慢慢活出了答案。”北德意志广播(NDR)在报道中这样评价这部作品：“就像种土豆的卡尔一样，鼓励我们自己的生活融入生活，或者，正如舍费尔自己所言：‘当你意识到隔开自己与世界的那堵墙正在慢慢消失，你开始有能力被那些美好的事物触动，会有谁说自己不希望那样吗？’”

德国青少年文学：
引导小读者形成健康的世界观

2024年，共有658部作品参与德国青少年文学奖的角逐，其中包括图画书209本、儿童文学175本、青少年文学154本、非虚构类作品120本。获得最终大奖的5部作品分别为《愿望》《狼》《临界点》《游戏——追寻阿富汗难民的足迹》《穿越火海》。除嘉奖优秀作品之外，德国青少年文学奖从1991年开始还增设了终身成就奖和新秀奖，用于表彰在这一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作家、插画家和翻译家。2024年，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为翻译家罗尔夫·艾尔多夫(Rolf Erdorf)，阿斯特丽德·布尔勒-阿莱(Astrid Bühler-Gallet)凭借译作《愿底格里斯河为你哭泣》(Möge der Tigris um dich weinen, 译自法语，奥兰达出版社)获得翻译新秀奖。

《狼》是波斯尼亚裔德国作家萨沙·斯坦尼西奇的第一部儿童小说，这位作家此前更多是凭借其在德国当代移民文学中的亮眼表现为读者熟知，他的小说《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韩瑞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2014年获莱比锡书展大奖，《我从哪里来》(韩瑞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在2019年获德国图书奖。在《狼》这部作品中，萨沙·斯塔尼西奇从旁观者的视角描绘了一场霸凌事件，虽然话题严肃、压抑，但作品的语言却不失风趣。主人公凯米参加了一次森林夏令营，天性安静的他感到难以融入，同时，他还目睹了另外一个孩子约尔格遭受的霸凌。作品通过第一人称叙事，使读者能够跟随主人公凯米一起思考“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霸凌”的问题。德国阅读基金会评价这部作品“叙述简单明了，真实，时而压抑，但又不乏幽默，敏锐地把握到了主人公的矛盾情感：这个关于排挤与欺凌、勇气与友谊的故事非常感人，让人难以忘怀”。

《游戏——追寻阿富汗难民的足迹》是一部纪实类漫画作品，作品以五个阿富汗人的口述为基础，用文字和图片的形式描述了他们逃难前后的经历。评委评价这部作品是“事实与口述经历的交织，让我们看到一些经常被忽视的现实：逃亡和移民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理角度，都是一种巨大的、不人道的负担，对它们的描述已经超出了语言所能触及的范围”。

自1956年以来，已经有大约2500本图书获得过德国青少年文学奖，这一奖项对青少年文学创作以及阅读推广方面的作用毋庸置疑。从历年来获得提名及最终大奖的图书中，我们经常能

够看到此类图书对于社会现实问题，以及社会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的关注。例如2024年的提名作品中讲述反抗压制与阶层不公的《第一步》，探讨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和避免浪费等话题的《佩佩和章鱼逃离垃圾黑手党的追捕》，描述自闭症患者生活的《与众不同不是错》等。

此外，这些获奖及提名作品中，不乏一些看似“儿童不宜”的话题，例如非虚构类提名作品《仰望小萝卜——让好奇的孩子了解死亡的彩色图画书》(柯莱特童书出版社)和最佳图画书提名作品《有只鸟死了》中探讨的“死亡”问题。作品用温暖而积极的方式，引导青少年正确面对这个沉重的话题。正如评委会在对《仰望小萝卜》的评价中所说：“孩子们对死亡的好奇心往往被视为禁忌，而这本书提供了大量具有文化和历史意义的信息，既有如何抚慰伤痛的建议，也以一种轻松的方式传授了相关知识。书中插图诙谐而充满力量，让人们感到放松却又被赋能，以一种温柔、富含安慰的积极方式去认真对待恐惧，同时也让人们拥有一种勇气，让必须被表达和展示出来的东西真的得到了表达和展示。”

独立文学期刊《胶囊》：
商业模式之外的中国科幻译介

2015年，中国作家刘慈欣的科幻作品《三体》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为中国科幻文学的海外译介带来里程碑式的转变。在过去10年中，每年都会有一定数量的科幻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德语。在这一过程中，以独立单行本形式出版的作品占据绝大多数，但一些文学期刊对中国科幻文学海外推介的影响也非常值得关注，其中，2017年成立于德国柏林的《胶囊》(Kapsel)就是极具特点的一个，它是目前德语世界唯一一个专注于中国科幻作品译介的文学期刊。

2024年《胶囊》杂志译介的作家包括池卉(第一期)、夏茄(第二期)、江波(第三期)、宝树/吴霜(第四期)、刘洋(第五期)、王侃瑜(第六期)。相较于局限在“主流”科幻作家作品译介上的德国商业出版社，《胶囊》杂志表现出了更多的对中国科幻文学整体发展的关注，特别是对年轻科幻作家的介绍上。对于创办这本期刊的初衷，身为编者和译者之一的沈冲曾在《当我们翻译科幻时我们在翻译什么》中详细论述过：“我们选择译介中国当代科幻的初衷并非‘求异’，用来自遥远陌生国度的奇幻故事去博取德国读者的眼球，也无意通过虚构作品去加强德语媒体塑造的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通过《胶囊》杂志，我们想呈现的是一个兼具本土情怀和国际视野、有着问题意识、极富想象力的当代中国，它不应是德国人眼中的‘他者’，而是能引起他们共鸣的‘同路人’。因为一个好的科幻故事背后，无论它用什么语言写成，无论它有着怎样的情节设定，隐藏的必然是对当下的关切，对未来的思考以及生而为人的自省。”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考，《胶囊》在中国科幻文学作品在德语国家的译介方面形成了弥足珍贵的补充，对于破除单一商业利益考虑带来的种种弊端，维持文学市场的多样性，促进中国科幻文学的生产与译介的良性发展等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杂志通过作家访谈、读者来信等不同板块对作品进行多方位立体式的呈现，辅助以一些周边活动，对于德国读者了解年轻的中国科幻作家，也是非常有益的尝试。

(作者系德语文学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教授)



《嗨，早上好，你好吗？》，玛蒂娜·赫夫特著，获得2024年德国图书奖



《狼》，萨沙·斯坦尼西奇著，获得2024年德国青少年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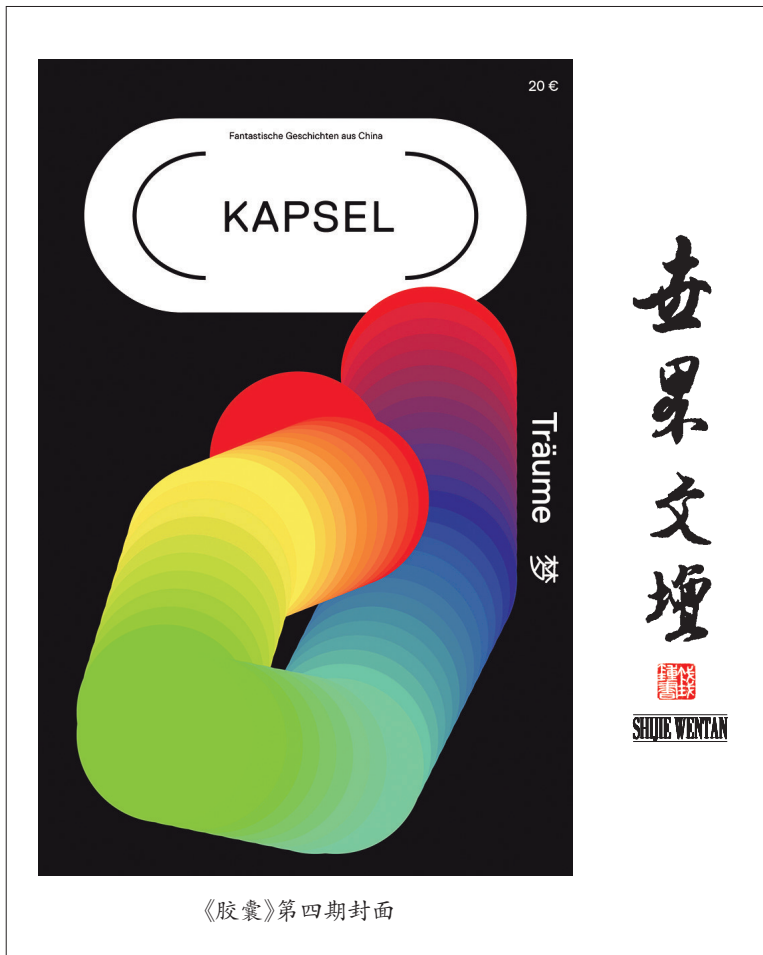
《日历女郎》，塞巴斯蒂安·费策克著，入选2024年德国畅销书榜



《倒计时25个夏天》，斯特凡·舍费尔著，入选2024年德国畅销书榜



《风力17级》，卡罗琳·瓦尔著，入选2024年德国畅销书榜



《胶囊》第四期封面